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歷史與空間

■ 張桂輝

領略和平古鎮的文化遺存

和平鎮，位於邵武市西南部，面積192平方公里，建置始於唐朝，既是福建省歷史最悠久的古鎮之一，也是一個全國罕見的城堡式大村鎮，其眾多古建築是中國迄今保留最具特色的古民居建築群之一。2002年4月8日，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考察和平時指出：「全國古城鎮很多，和平是最具代表性的，值得好好地保護和開發。」

古稱「禾坪」，寓意地勢平坦、盛產糧食的和平鎮，歷史文化悠久。十多年前，我在南平市直機關工作時，曾與幾位同事一道參觀過。那時，它給我的感覺是，有資歷，缺活力，依然處於「沉寂」狀態中。十多年後的秋日，當我再次光顧時，發現古鎮已然今非昔比。隨行的邵武朋友告訴我，2011年，和平被確定為福建省第二批小城鎮綜合改革建設試點鎮後，鎮裡抓住機遇，樹立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的理念，堅持「修舊如舊、修舊如初」原則，先後投資數億元，對古鎮進行保護和修繕。現已修繕和平書院、縣丞署、東門譙樓等文物保護單位10餘處，並建成東門、南門及太極三個廣場。朋友見我一副洗耳恭聽的模樣，改用略帶自豪的語氣說，如今這座「老當益壯」的小鎮，好比逢春枯木，抖落歷史塵埃，憑藉古樸的文化底蘊，散發出獨具特色的魅力……

這話不假。和平古鎮既有大量的明清建築，又有完整的古老街巷。那條貫穿古鎮南北的舊市街，因保留了完整的古街巷風貌，被譽為「福建第一街」。該街全長600餘米，寬約6至8米不等，因北高南低的地形關係，街道順其自然形成「九曲十三彎」，宛如一條躍躍欲飛的青龍。古街兩旁，分佈着近百條縱橫交錯呈網狀的、卵石簇擁石板的巷道，或長或短，或寬或窄，高牆窄巷，古樸清幽。鱗次櫛比的古民居，既有中原古風，又具地方特色，堪稱古民居的瑰寶。我注意到，街面中間的石板，質地有別，表面一樣——一塊塊油光發亮，似鏡非鏡，如詩如畫。有詩讚曰：「江南冷雨北吹斜，人影百姿映在街。潔石鏡明非打銼，但憑千載萬家鞋。」

古鎮值得一看的風景很多。而我最感興趣的，是豐富的民俗文化遺存。「壁剪裁天地，地幽碧落奇。巷深苔蘚盛，天小白雲稀。」這首詩，是對和平古鎮那些蜿蜒在高牆之間，雖然古樸、幽靜、深邃，卻蘊涵着勃勃生機小巷的真實寫照。這裡，每一條古巷都有一個名字，每個巷名都有一個由來；這裡，有近200幢青磚琉瓦、雕樑畫棟、氣派非凡的明清時代「豪華」民宅；這裡，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工藝、戲劇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其中，僅舞蹈種類就達70餘種，主要有花鼓燈、七巧燈、踩高蹺、刀花舞等；這裡，不單歷史文化積澱深厚，還有儺舞、三角戲等諸多世代傳承的民風民俗。值得一說的儺舞，既是具有祭祀禮儀性質的原始舞蹈，也是古人驅疫逐鬼的一種儀式，約形成於商周時期的中原地區，及至秦漢，頗為盛行。表演時，舞者頭戴面具，呼喊趕逐，引來眾多追隨圍觀者。據和平鎮前山坪村遺存的一方清道光十五年（1835）碑刻記載，邵武儺舞始於宋代。邵武南區和平等五個鄉鎮，處於崇山峻嶺之中，因地理、氣候等原因，歷史上鼠疫、天花、麻疹、瘧疾等傳染病時有發生、奪去無數百姓的寶貴生命，釀成「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局面，迫使善良的人們寄希望於超自然的神靈上。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當中原文化作為驅疫逐鬼的跳儺活動傳入之後，自然而然被吸收，順理成章得傳承。

和平鎮是邵武南片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而，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設和平分縣，置「分縣署」和「把總署」，派有駐兵防守，隸屬邵武府治。得益於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和平鎮人才輩出，先後出了137名進士，被譽為「進士之鄉」。他們當中有：宋代大理丞黃通、司農卿黃伸、榜眼龍閣侍制上官均，元代國史編修、文學家黃清老等。其所以然，與和平書院、北勝書院的教化密不可分。北勝書院，位於和平鎮坎下村。雖然，它的規模、它的名氣，不能與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應天書院相提並論，但它在教化一方子弟方面，卻毫不含糊，不打折扣。山水有意，歲月無情。北勝書院早已蕩然無存，但透過迄今民居中遺存的「忠孝持家遠，詩書處世長」、「世間只兩樣事耕田讀書，天下第一等人忠臣孝子」之類的竹木楹聯，仍可聞到儒家文化散發的芬芳。

較之北勝書院，和平書院更為幸運，至今仍屹立在古鎮之西的深巷間。古樸蒼老的它，是後唐工部侍郎黃峭歸隱故里時創辦的。東面門上有朱熹題寫的「和平書院」四字。黃峭（872—953），字峭山，又名嶽，

■和平古鎮磚雕精美的「大夫第」正門。作者提供

字仁靜，號青崗，後裔尊稱為峭公或峭山公，遠祖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閩。自幼聰穎，頗有智略。黃峭在朝做官時，最大的抱負是「復唐」。當「復唐」無望時，便棄官歸隱，並創辦了和平書院。與眾不同的是，和平書院的北大門，別具一格、頗為講究：頂部形如一頂官帽，折射出「學而優則仕」的理念；三扇院門，形成了一個「品」字，意味着要當有品級的高官。進入書院大廳，須登十三級台階，前六級意為勤奮讀書，從第七級開始，借喻七品至一品，寓意「步步高陞」。大門上方的木雕月樑，呈打開書卷樣，象徵「開卷有益」。史料表明，和平書院初創時，是黃氏宗族的自辦學堂，專供族中子弟就學，開創了和平宗族辦學的先河。然其一脈書香，至今仍氤氳在古鎮各條街巷、各個角落。

同樣極具文化氣息的黃氏「大夫第」，坐落在古鎮北門，共有三座院落，分別位於和平主街東西兩面，佔地面積2,000餘平方米，南側還建有「護厝」。黃氏「大夫第」，是黃峭第三房鄭氏第十九世孫黃映璧的宅第。該門黃氏自雍正至嘉慶年間，祖孫三代均誥封為大夫，故謂「一門三大夫」。黃映璧為清嘉慶十七年（1812）奉直大夫、直隸州五品知州。觀察發現，該「大夫第」主院落磚石結構牌坊式八字門樓，磚雕精美，富麗堂皇。四幅主畫面，採用粗獷的寫意技法，分別雕刻有松、竹、梅，錦雞、仙鶴等，諧喻「松鶴延年」、「竹報平安」、「富貴長留」、「錦繡美滿」。既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又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另外還有，房子為穿斗式構架，大式作法，木構件小巧細緻，瓜柱、月樑、雀替、花窗、隔扇的雕飾精美，栩栩如生。花窗除了雕刻精美的花草，還雕刻有蝙蝠與鹿，象徵「福」「鹿」。主人的美好心願、文化理念，由此可見一般。就連天井，也用心良苦，採取暗溝排水，水漏設計成銅錢狀，且雕鑿精細，蘊含「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漫步在和平鎮千年古街，盡情領略古代建築，伸手觸摸歷史文脈，沁入心脾的，是小鎮醉人醉心的濃濃古味；撲面而來的，是小鎮亦真亦幻的悠悠古韻。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一個漢奸的獄中生活

上世紀七〇年代初，聞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一眾年輕愛書人，莫不興奮，引頸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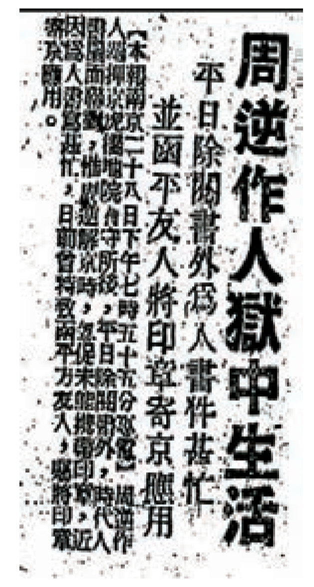
周作人的散文，當年吾等大多愛之，但又鄙視其為人，原因有二：一在抗戰時期，淪為漢奸，供任偽職；二與無微不至照顧他的兄長魯迅鬧翻。我們一班熱血文藝青年，俱不齒他的為人。但，他的散文確具一格，閱讀筆記抄書也抄得另外成家。

三育的《知堂回想錄》出版，分上下兩冊，捧而讀之，確是得益不少。可惜，這初版的《回想錄》歷經搬遷，不知何去了。

昨日翻書，忽然看到他的一首詩：

「當世不聞原庾信，今朝又報殺陳琳。後園慟哭悲涼甚，領取偷兒一片心。」

詩後有跋云：「林石泉（柏生筆名）同室有外役余九信，聞石泉死耗，在園中大哭，余年十九歲，以盜竊判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這年應是一九四六年。周作人戰後在北平被捕，逮解至南京老虎橋監獄。行刑場地設在獄內東邊靠牆草地，處決時，獄中各犯都可清晰聽到槍聲。林柏生是大漢奸，被槍斃時，周作人沒有黯然，也沒有兔死狐悲，簡直毫無悔意。


周逆作人獄中生活
平日除閱讀外為人書件甚忙
並函平友人將印章寄京應用

■有關周作人的報道。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世界日報》。 作者提供

周在偽組織中，做到最高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所幸在勝利前不久，他已被人擠下了台，在被捕之日，只是擔任一個小小的政務委員會諮詢會議的委員閒職。就是這職，法官網開一面，判了他十四年。但不久，國民黨敗走大陸，只坐了四年監便出獄。

據說，周作人在獄中生活甚為閒適，兩餐之外，還有苦茶喝；其餘的時間便讀讀書，作作古詩。監獄內外的人都知道他的名氣，有見他臨書法，便央他寫寫條幅，可惜手頭無圖章，於是函北平友人將印章寄來。當年報上有記載，標題云：

「周作人獄中生活
平日除閱讀外為人書件甚忙
並函平友人將印章寄京應用」

由此可見他的恬逸性格。獄中雖然時聞漢奸被處決的槍聲，但他仍好整以暇，一副「會輪到我嗎？」和「不怕死」的氣概。

一九二七年，周作人在《語絲》寫了篇〈日本人的好意〉的文章，其中有說：

「日本人勸戒中國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養成上等奴才、高級順民，以供驅使，……但是，我要奉告日本人，不勞你們費心，敝國已有國立的聖教會了，據古聖人的遺訓，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諸說，與尊見不很相同。」

大罵日本人，大義凜然，可惜十年之後，「志士」、「勇士」做不成，卻變了漢奸。為何轉變若此，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討。

據云周作人性懶，自小依賴魯迅，尤其是經濟方面，魯迅照顧有加。他娶日本妻子時，魯迅還有所資助。可惜，周作人就是為了這個日妻，兩兄弟翻臉成仇。

魯迅死於一九三六年，享年五十五，看不到七七事變。周作人一九六七年去世，得年八十二，假若與兄同死於抗戰前，他的命運絕不會如此「多辱」。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白粉道人·追龍、走粉、跳灰·上電、典癮、典床典席

《粵語講呢啲》白粉道人；追龍；上電；典癮；典床典席

中國人傳統厚道，就算面對極其負面的人物，也會以雅號相稱。以吸食「鴉片」為例，人們會叫吸食者做「癮君子」，後泛指「吸毒者」；以吸食「白粉」（學名「海洛英/Heroin」）為例，香港人會叫吸食者做「道友」（女叫「道姑」）或「白粉道人」。人們叫同道中人做「道友」、「道人」，當然這裡的「道」暗指「嗰味嘢」（吸食白粉）。又舊時人們尊稱「道士」做「道友」、「道人」；「道士」大多「食齋」（茹素），因而身形比常人瘦削，就有所謂「仙風『道』骨」的體態。長期吸食白粉的人，一言以蔽之，眼看不似人君，模樣一如「喪屍」—— 骨瘦如柴，狀如行屍，所以才有「道友」、「白粉道人」的雅號。

2017年，香港上映了一部以販毒為題材的電影——《追龍》（Chasing the Dragon）。單從中文的片名或英文的譯名，人們無法理解為何「追趕龍」會與販毒有關。據說，道友在吸食白粉前會把白粉倒入一個由「錫紙」（煙盒內包裝香煙的金屬紙）摺成的長形兜中，然後把錫紙兜的底部放在燃着的蠟燭上面去燒。不一會兜中白粉會化成氣體，道友就緊「追」着如「龍」般於空中流動的化氣，用由錫紙捲成的吸管來吸啜。及後，道友們就以「追龍」作為「吸食白粉」的代詞了。

講開又講，除「追龍」外，道友們還有兩種具有「獨特」名稱的吸食白粉方式：其一、為了節省吸食時間以及避免化氣溜走，道友會不以錫紙吸管輕吸而改把「火柴盒空殼」含在嘴唇上狂吸。由於這個模樣有點像「吹口琴」，於是道友們叫這種吸食方式做「吹口琴」了。其二、把一支無濾嘴的香煙的一端的部分煙絲抽出，然後把少許白粉塞進騰出的空位內；接下來，道友們就像平時抽煙一樣。這種方式最大的好處是說吸就吸，不需要任何吸毒的工具——燃着的蠟燭和錫紙。然而，為防白粉傾出，道友在燃點前會仰起頭才把香煙屁股放在嘴唇上。由於這個姿勢活像「打高射炮」，於是道友們叫這種仰頭吸食方式做「打高射炮」了。

「走」有往來運送的意思，引申做買賣， 所以黑道中人叫「販賣白粉」做「走粉」。

1976年，香港上演了一部以販毒為題材的電影——《跳灰》。對於這個片名，片商並沒正面交代，只聽有人說當中的「灰」正是指「白粉」，而「跳灰」就相當於「走粉」。其實，「跳」的本字是「糶」，有「賣」的意思；「灰」則指燒鴉片後遺留在煙斗內的煙灰，回收後可提煉其他產品，如有止痛作用的「嗎啡」（Morphine）。嚴格來說，「灰」指物體經燃燒後形成的東西，所以以「灰」代「白粉」是不大合理的。

道友在癮起之初，一般沒精打采，什麼也提不起勁；可一旦有白粉可吸就生龍活虎、判若兩人，怪不得道友們把這個徵狀與一具電池沒足夠電量的電動玩具來作比擬，因而得出「上電」作為「吸食白粉」的一個諧趣講法。及後，那些白粉檔就叫做「電台」了。對某些人來說，抽煙有「提神」的作用。後來有人也用「上電」一詞來戲稱人突然添加了活力或抽煙止癮。

示例1：

你平時行兩步路都話喘氣，而家竟然跑得兩下，「上咗電」呀！

示例2：

下屬：波士，我對住咗個「Mon」（電腦熒屏）成三粒鐘，「頭都大埋」（頭昏腦脹）！

波士：唔使搵藉口嘞，放你出去「上電」喇！

道友如不適時「上電」或「上不足電」，究竟會是什麼狀況呢？當事人初時會全身發軟、話語含糊，繼而手震腳震、頭痛腹痛、忽冷忽熱、口水鼻涕橫流等。勿以為上床休息情況就得以舒緩，誰不知一躺下就會在床上不斷痛苦地掙扎；就此慘況，廣東人用以下四字概括之：

典床典席/典床典蓆

當中的「典」，有人認為本字是「捵」，有人則認為是「輾」，可此二字的含意通過引申後仍無法貼近原意。筆者認為「典/din2」的本字是由「顛簸」（「簸」讀「播」，非「波」）中的「顛/din1」變調而來的，那「典床典席」就是指在床上作出一連串的上下震盪（「席」鋪在「床」上），無怪道友間會叫「煙癮發作」做「典癮」了。

一般認為「吸毒」是自甘墮落的行為，其實部分「吸毒者」是有其苦衷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養活一家大小，男人作為唯一的家庭支柱，「局住」（被迫）多打一兩份工，試問長年累月哪來體力去撐持呢？由於「吸毒」初期的確有即時的「提神」作用，這類「顧家」分子不得不「飲鴆止渴」（「鴆」讀「朕/針1-6」）——只圖眼前，不顧後患，遂在開工前先行「上電」，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令人唏噓。

詩語背後

■ 江 鄰

朝中措·重陽望香江

2019年3月26日，星島新聞集團舉辦80周年晚宴。集團主席何柱國向林鄭月娥特首及滿堂嘉賓致辭，稱讚香港營商環境好，說朋友告訴他，去內地做生意，一返香港就「成身鬆晒，如沐春風」。

誰曾想，短短幾個月，春風變了秋風。

何柱國當時講這番話，是針對特區政府正在推動的《逃犯條例》修訂。他說，香港的成功全靠普通法，如果條例是與普通法國家銜接，商人好安樂，亦好樂意接受。但兩地有不同法治制度時，便要「諗得好清楚」，要想辦法消除商界的憂慮。香港最緊要的是「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就是普通法，做任何考慮時都不要衝擊普通法。

言猶在耳，一場風波劈頭蓋臉而來，讓人猝不及防。想必所有香港stakeholders都沒有預計到，原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條例修訂，一個彌補司法漏洞的法律行為，竟會釀成這樣一場驚天動地的政治風波。

一亂千傷！當昔日繁華的面紗被撕下，這社會，竟是千瘡百孔。

無論風波如何收場，問題終會解決，秩序總要恢復，但有兩大後遺症注定落下了：一是法治傳統、規矩意識和專業精神遭到侵蝕，香港社會溫和、理性、包容、多元的神話戛然破滅；二是民粹主義和抗中情緒氾濫，兩地民眾間的不信任感已然生根。

事情究竟是怎樣起來的？特區政府的立法過程一開始就不按常理出牌，後來處理示威暴亂的手法也不高明。但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上講，還是香港社會病了，而別有用心之徒又在這病體上胡作非為。

香港之病，首在教育。回歸二十二年來，國民教育嚴重缺失，歷史教育支離破碎，家庭教育進退失據。對Critical Thinking的偏執，使學生失去內省和反思能力。人生的一切挫敗都歸因於社會，內地負面事件則被無限放大。當政務司司長公佈迄今被捕的3,000多暴亂分子有三成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當中文大學對話會上校長被圍攻、內地生被辱罵，當維護國旗尊嚴的市民被毆打，當網絡欺凌無所不用其極，一股痛徹心扉的感覺襲來。是什麼樣的教育，才能培養出如此是非不分、無法無天的孩子？

與此同時，產業結構和分配結構的畸形，剝奪了基層青年的職業上升空間；變態的媒體環境，讓自由扭曲成罪惡的遮羞布；所謂爭取民主的鬥士，不遺餘力地把年輕人推向違法亂紀的漩渦。在這生態退化的土壤裡，教育失控的罌粟花蓬勃生長。成人病了，卻讓孩子去忍受催淚彈的硝煙，甚至血濺街頭。看到兩個遭槍擊受傷的蒙面暴徒，還都是中學生，心下淒惻不已。

任何社會問題，終極責任都可以歸結為管治問題。不管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涉港部門，都應當問一問：在對香港行使管治權時，哪些該硬，哪些該軟，該管的是不是管到位了，該放手的是不是放出了足夠空間？人心問題是很微妙的，不可以想當然。正如成都武侯祠那幅著名的「攻心聯」所言：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關於時局，網絡上流傳着一個段子：全世界都在分食香港這具屍體，美國得到了更多的貿易談判籌碼，中國內地收穫了更大的民族凝聚力，新加坡分得了更多的外匯和人才，日本韓國澳門瓜分了遊客和消費。不惜代價為自己的權益抗爭的香港，卻失去了自由、資金、人才、安全和未來。

重陽時節，本是香江好天，理應趁艷陽，沐秋風，相約登高。無奈，今年重陽陰雨綿綿，滿城籠罩在混亂和擔憂之中。朋友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闋《朝中措·重陽望香江》，抒發蕭瑟淒惶、風雨霹靂之意。余頗有同感，隨即和之：

秋風驟起話淒惶，
人道又重陽。
歲歲清暉碧水，
而今風雨蒼黃。

沉痾痼疾，
魅魑魍魎，
一亂千傷。
但喚驚天霹靂，
揚威護我香江。

我把這首詞也放上微信朋友圈，很快收到一位媒體朋友的回覆：「驚天霹靂啥時來啊，愛國弟兄們快撐不住啦！」其實，所謂驚天霹靂，並非什麼通天大能，而是蘊藏於人民群眾中的正能量。一旦正能量聚合起來，將形成摧枯拉朽之力，對不合理的東西加以改造，創出新天。

正能量的聚合需要時間。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認為，騷亂的時間拖得長一些，效果未必不會更好。香港人在經歷這場動盪後，能提升自身政治現實感和成熟度，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哪些目標可以達到，政治底線在哪裡。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其中勢必發生爭鬥和抗拒。但世界大勢已定，在中國強勢崛起的背景下，香港需要重新在亞洲和東方找到自己的位置，想繼續作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已不可能了。

一聲嘆息！有些事情，必定要走完自己的邏輯，才看得見出路。好比一個受損的生態系統，假以時日，終會得以修復。只是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被修復的系統將不再是原有系統的重啟，而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新系統。